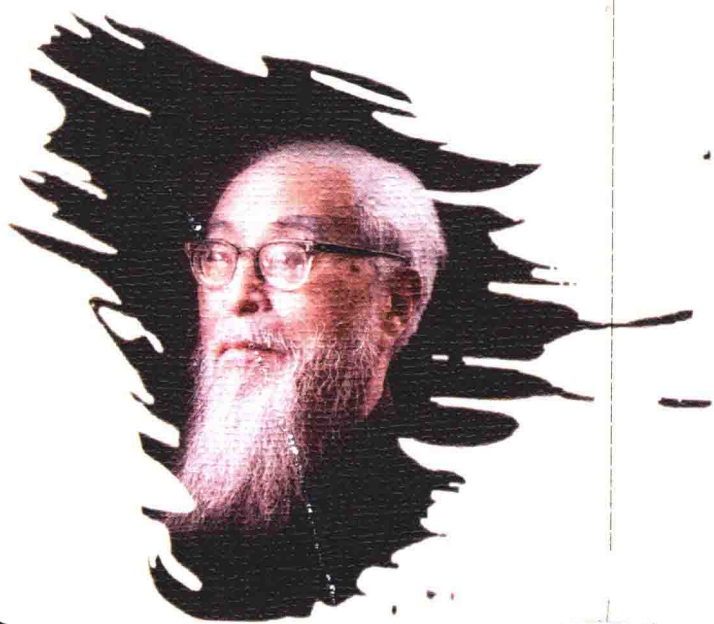


阐旧邦以辅新命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

田文军 著



冯友兰

Feng Youlan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大家精要

田文军 著

冯友兰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代号: SK16N147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冯友兰/田文军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7.1

(大家精要)

ISBN 978-7-5613-7641-6

I. ①冯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冯友兰(1895—1990) — 传记 IV. ①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0754号

冯友兰 FENG YOU LAN

田文军 著

责任编辑 宋媛媛

封面设计 张潇伊
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60mm × 980mm 1/16

印 张 10

字 数 100千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7641-6

定 价 20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3879 传真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

目 录

第1章 少年时代 / 001

“复盛馆”冯家 / 001

武昌家塾的新风气 / 007

在崇阳县衙的感悟 / 010

唐河高小的“预科” / 012

上海中国公学 / 016

第2章 北大学子 / 022

初临“沙滩”的见闻 / 022

走进学问的天地 / 028

第3章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/ 032

初抵纽约 / 032

神交柏格森 / 042

拜访泰戈尔 / 050

赫贞江畔的沉思 / 056

第4章 清华园的教授生活 / 059

重返开封 / 059

燕京教坛 / 061

永木清华 / 063

第5章 在“南渡”岁月里 / 068

抗日烽火 / 068

游访欧洲 / 070

讲演风波 / 079

西南联合大学 / 090

“贞元六书” / 094

凤凰涅槃 / 097

第6章 重返北京大学 / 105

“三反”“五反” / 105

四级教授 / 107

“家有万贯，膝下无子” / 110

学术良心 / 112

“树立一个对立面” / 117

旧史新编 / 126

第7章 晚年的坎坷与求索 / 132

“文革”前夜 / 132

“反动学术权威” / 135

“旧邦新命” / 139

附录

年谱 / 151

主要著作 / 153

第 1 章

少年时代

“复盛馆”冯家

冯友兰，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、哲学史家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继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之后，他参照西方现代的哲学观念和学术方法，写成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，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，他追求国家民族的复兴，写成“贞元六书”，建构“新理学”体系，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。七十多年的学术耕耘，七百多万字的理论著述，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之一。他的思想，他的人生，至今仍是海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着力探讨的对象和课题。

冯友兰，河南省唐河县人，1895年12月4日（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）出生在唐河县祁仪镇，他的家庭被当地人称为“复盛馆”冯家。

位于清水河畔的唐河县祁仪镇，不仅是一块山清水秀之

地，也是一个商务繁华之所。冯友兰的祖辈，从山西高平来到唐河祁仪谋生，后来靠经商致富，成为祁仪的殷富人家。

冯家祖上迁徙唐河祁仪的背景，已经无法详考。据冯友兰故乡长者介绍，唐河祁仪与湖北的枣阳、随县，河南的桐柏接壤，是鄂豫两省四县交界之地。明、清两代的战乱，使祁仪一带“乡乡几断人烟”。清朝初年曾从外省向祁仪大量移民。冯家是否为清初移民，无法断定。但冯家祖上来祁仪经商落户，大概与当时唐河祁仪一带人丁不旺，能够接收和容纳外省人来此谋生不无关系。

冯友兰的家庭被祁仪镇人称为“复盛馆”冯家，当从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这一辈开始。康熙年间，冯家从山西高平来唐河祁仪经商的是冯泰与冯珽珣父子。冯泰来祁仪经商，后来又返回了山西原籍，其子冯珽珣则落籍祁仪，靠经商发家致富。

冯珽珣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汝南，次子耀南。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，字圣征。冯玉文的父亲冯殿吉，号石泉，乃冯耀南之子。冯玉文乃冯殿吉的独子。冯殿吉生前习武，喜好交游，不善理家，田产典当甚多。冯殿吉去世时，冯玉文年仅八岁。冯玉文的母亲涂氏、茹氏，勤俭持家，陆续赎回冯殿吉生前典当出去的田产，使冯家家业复兴。

涂氏、茹氏复兴冯家家业，不仅为冯玉文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创造了条件，也使冯玉文继承了其喜好勤俭、善于持家的家风与传统。冯玉文知书达理，但其科举道路却不顺利。后来，他决定放弃科举道路，一方面自己发愤攻书，致力于古诗文，一面则专心治理家业。

在冯友兰的祖辈中，冯玉文对冯友兰兄妹的影响至关重要。冯玉文不事科举，专心理家，在祁仪镇购置田产，经营酒坊、客栈，生意兴隆，使“复盛馆”冯家成为祁仪巨富。

冯玉文有三个儿子。长子冯云异，字鹤亭；次子冯台异，字树侯；三子冯汉异，字爽亭。冯台异即冯友兰的父亲。

冯玉文靠劳动致富，自身生活十分节俭。但为了子女的教育却十分慷慨，舍得投入。冯汉异曾说其父“素食不兼味”，但为子女读书，“延师训读诚敬尽礼则不惜”。在冯玉文的操持下，冯云异、冯台异、冯汉异三兄弟都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。

有名师训读，加上勤奋与天赋，冯玉文的子女人人学习成绩优异，个个能诗善文，冯云异著有《知非斋诗集》，冯台异著有《复斋诗集》。冯玉文有一个女儿，名士钧，天资聪颖，也极善诗文，18岁病逝于家。家人汇辑她生前留下的诗稿，编成《梅花窗诗草》。冯云异为《梅花窗诗草》作《序》，认为冯士钧的诗集“清辞丽句，得晚唐风味”。冯玉文的这个女儿，若非早逝，在诗文方面很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成就。

冯友兰的父辈工于诗文，使得冯友兰晚年也把善诗文视作冯家的一种家风。宋人严羽在其《沧浪诗话》中说过：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。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冯友兰以严羽的说法为据，把冯家善诗文的家风，也归之于冯家子弟的天赋与资质。冯友兰认为，一个人学识渊博，并不等于具备诗人的天赋。这样的人也可以写诗，但他们写成的诗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。因此，对于父辈工于诗文，冯友兰颇感自豪。

冯云异兄弟除了工于诗文，学习成绩优异之外，在科举道路上，比起他们的父亲冯玉文来，也要成功得多。冯云异、冯汉异先后考中了秀才。冯台异更是一枝独秀，考中秀才之后，于光绪十五年中举，后来又被清廷赐予同进士出身。

冯台异中举，并在后来获得进士身份，使冯家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。依照中国旧制，秀才虽然也是读书人的一种

身份，或说功名，但在晚清，秀才已只是读书人的一种低层次的身份标志。冯云异兄弟如果仅止于秀才这种功名，冯家的社会地位不可能有大的改观。冯家虽然田产不薄，生活上无穷困之虞，但就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言，仍然只能局限于祁仪镇上。

冯台异进士及第，冯家的情况则大为改观。冯台异中举之后，即出任唐河县崇实书院的山长（即院长）。唐河崇实书院实际上是为秀才们提供深造机会的学校。冯台异以举人身份主持崇实书院，标志着冯家的影响开始走出祁仪，延及唐河。

冯台异被赐同进士出身之后，开始是在湖北武昌的方言学堂任职，后来又得缺署理湖北崇阳县政。在冯玉文的子弟中，冯台异以进士身份，第一个离开故乡，到外省做官，正式步入仕途。这使得冯友兰的家庭在唐河祁仪，进入了名门望族、书香人家的行列。

冯台异与其妻吴氏生养了三男二女：长子冯新兰，次子冯友兰，三子冯景兰；长女冯温兰，次女冯恭兰（后改名淑兰，沅君）。

在冯台异的子女中，长子冯新兰早夭，未及成年；长女冯温兰早为人妻，以中国女性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；冯友兰、冯景兰、冯沅君三兄妹，则皆学有所成，同为“五四”以后中国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成名人物。冯友兰及其弟妹在学业上和事业上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，同他们的父辈一样，除了自身的禀赋与勤奋之外，也得益于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。

由于冯台异这一辈人在学业方面获得了成功，冯家更加注意自家学堂的建设。依照冯家的传统，孩子七岁时开始上学。冯友兰则六岁即入家塾学习。冯友兰的先生是他的表叔刘自

立。冯友兰的同学中，既有自己的堂兄弟，又有自己的表兄弟。

冯友兰幼年读书，从《三字经》开始，再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这似乎是旧中国的孩子们都必须经历的求学道路。但实际上，冯家对孩子的教育仍然有一些自己的特色。

冯友兰入家塾时，正值晚清，中国的教育制度处于新旧交替之中。那时候，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，既有为了国家民族复兴者，也不无专求个人名利者。在冯友兰的故乡，一些家塾要求学生熟读《龙文鞭影》《幼学琼林》之类的蒙学读物，是为了使学生从小记诵一些辞藻典故，以备将来做八股文章和试帖诗之用。有的家塾要求学生读四书，不仅要求学生背诵四书原文，还要求背诵朱熹所作的章句和集注。这种教学方法也隐含着应付科举考试，博取个人功名的目的。

冯友兰进家塾之后，他的父母和先生没有让他一开始就把读书的重点放在《龙文鞭影》《幼学琼林》这类读物上，而是让他读《三字经》。冯家家塾为孩子们教材上所作的这种选择，似是有其用心的。因为，在旧时的蒙学读物中，《三字经》经过明清两代学者的增补，已成为一种比较注重文化知识教育的儿童读物。冯家让孩子们初入学时就主要读《三字经》，这表明冯家对孩子的教育，在功名与知识两者之间，更看重知识，更注意对孩子们的文化教育。

冯家在要求孩子们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的同时，也鼓励他们接受新学。冯友兰的父辈都是读书人，家中藏书颇丰。在冯友兰发蒙读书时，冯家的藏书中，除了经、史、子、集一类的传统典籍之外，也有《泰西游记》《地球韵言》之类属于新学的书籍。冯友兰在家塾中，即读过《地球韵言》。这是一

部介绍地理知识的读物。地理，在旧中国的教育中，当属新学。在冯家的家塾中，可以说是新学与旧学兼备。这也反映了冯家的一种教育观念，表明了冯家的另一种家风，这就是：热爱传统，但不守旧；注重国学，也向往新学。对于冯家这个位于偏远小镇上的书香人家而言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即使以今天的观念衡量，冯家这种既注重对孩子们实施国学教育，又鼓励他们从小努力接受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观念和方法，也是值得称道的。

冯家是一个靠勤劳致富的人家，对孩子们读书学习的要求也十分严格。冯友兰曾经说过，在钟表尚未普及的时代，他的母亲为了严格作息时间，让孩子们按时读书，画线于地，以志日影，影至某线休息，至某线读书写字，皆有定规。在严格的家规约束之下，冯友兰小时候读书，不仅十分聪颖，也非常勤奋。

冯友兰六岁入家塾，但连续在家塾中读书的时间只有三年。九岁时，冯友兰就到他父亲在湖北武昌任职的方言学堂生活。后来，冯友兰又曾回到老家念书，但时间也不长。细算起来，冯友兰在他的家乡连续生活的时间只有九年。但是，清水河畔的这段童年生活，对于冯友兰后来的学习与事业影响十分深远。美丽的清水河，雄伟的石柱山，自家宅院中的银杏、蜡梅，都深深地留在冯友兰儿时的记忆里。故乡的山水，赋予了冯友兰哲人的睿智与灵气；家塾的熏陶，培植了冯友兰个性结构中勤奋好学的潜质。这些都为冯友兰一生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，在中国的学术园地中求新进取，独立创获，立下了根基。

武昌家塾的新风气

冯台异获同进士出身，时在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。这一年，冯友兰年仅3岁，弟弟冯景兰才出生。

据冯友兰晚年回忆，他父亲获得进士身份以后，以知县任用。但父亲不愿意到偏远的省份去做知县，便自己出了一些钱，以“指省”的方式被分派到了湖北，在武汉“候补”，冯友兰只能跟随母亲留在祁仪老家生活。1904年，冯台异在武昌方言学堂得到一个会计庶务员的职位，才把冯友兰母子接到任所生活。随同冯友兰来武昌的还有弟弟冯景兰、妹妹冯沅君。

武昌方言学堂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产物。清光绪十九年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变科举、兴学校思想的支配下，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。后来自强学堂的算术科合并到两湖书院，格致、商务两科停办，只办方言一科，于是自强学堂变成了方言学堂。武昌方言学堂开办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语四科，是我国近代史上创办较早的外语学校之一。

冯台异任职方言学堂，以及后来署理湖北崇阳县政，都得到了梁鼎芬的帮助。梁鼎芬乃晚清名士，因张之洞举荐，为官湖北，曾出任武昌知府。

当年，冯台异进入武昌方言学堂时，正值梁鼎芬兼任方言学堂监督，实即校长。冯台异“得缺”去崇阳做知县时，梁鼎芬已经代理湖北藩台。梁鼎芬晚年思想保守。但冯台异在湖北任职期间，梁鼎芬显然属于倡办洋务，主张“中体西用”的张之洞一系的人物。

冯友兰的家庭，在唐河祁仪富甲一方。生活方面，冯家虽

然崇奉勤俭，但早已形成乡镇上殷实人家的生活方式和格局。冯友兰母子来到武昌，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冯台异在方言学堂的薪俸；居所则是租借来的。就生活条件而言，实不如在唐河祁仪老家。

冯友兰在武昌家中的读书生活，主要由母亲安排。母亲除了操持家务，照料丈夫和儿女们的起居生活外，余下的时间都用来照顾孩子们读书。

吴氏根据冯友兰兄妹过去的读书情况，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拟定了具体的读书计划。她让冯景兰从《诗经》读起，冯沅君开始读四书，冯友兰则开始读一些内容更加艰深的典籍。冯友兰后来回忆说，在他的读书生活中，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左传》这三部中国传统典籍，就是在武昌时由母亲带领他读完的。

母亲带他读书，不仅像在家塾一样要求他“包本”，即每读完一部经典，要求他能够背诵才算读完；同时也采取一些奖励措施，鼓励他和弟妹用功读书。她的办法是孩子们每读完一册书，并且符合她的要求，便煮两个鸡蛋，或者花几个铜钱去街市上买一块五香牛肉给这个孩子，以表示对孩子用功读书的奖励。

在武昌生活期间，冯友兰虽然随母亲在家里读书，但并没有失去与当时的新式教育的联系。冯台异本人在方言学堂任职，对于当时的新式教育十分了解。他每天回家后，除了为孩子们解答他们的母亲不能解读的文字以外，还注意将新式的教育方法带进自己的家庭，施教于孩子。

洋务派人士主张兴办学校，广育人才，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、目的都有所不同。张之洞曾亲自编写《学堂歌》，宣传洋务派的办学主张。《学堂歌》中写道：

天地泰，日月光，听我唱歌赞学堂。

圣天子，图自强，除去兴学别无方。

教体育，第一桩，卫生先使民强壮。

教德育，先蒙养，人人爱国民善良。

孝父母，尊君上，更须公德联四方。

教智育，开愚氓，普通知识破天荒。

物理透，技艺长，方之谋生并保邦。

.....

众同学，齐奋往，造成楚材皆贤良。

文善谋，武知方，学中皆是国栋梁。

荀卿子，歌成相，此歌劝学略摹仿。

中国盛，圣教光，黄教尊贵日蕃昌。

上孝慈，下忠良，万年有道戴吾皇。

《学堂歌》提倡教育强国，主张以体育强壮人的体质，以德育培养人的爱国意识，以智育了解物理，增进人的知识，提高人的技艺，具备谋生保邦的物质基础。这首歌既较为集中又较为通俗地反映了当时新式教育的内容，曾在学生中广为传唱。冯台异回到家中，也叫孩子们学唱《学堂歌》。冯友兰晚年回忆自己当年在武昌的生活，仍然记得他父亲教他唱的《学堂歌》。

当时，武昌新式学校的学生时兴穿统一的学生装。冯台异也让他的孩子们穿上这种学生装，尽量使他们像当时新式学校的学生一样生活。

冯台异还自己编写地理教材和历史教材，教冯友兰兄妹学习。他编写的地理教材名为《山泉斋舆地学讲义》，既介绍外国地理，也介绍中国地理。冯友兰兄妹晚年仍完好地保存着这份讲义。冯台异编写的历史教材内容也十分丰富，但这份讲义

后来因故被毁，未能保存，冯友兰晚年仍为此痛惜不已。

冯友兰在武昌的生活只有两年时间。这两年中，他虽然是在母亲的指导下，在家中阅读《左传》之类的传统典籍，但由于父亲的教育，他也开始接触新的文化教育，感受晚清时期新旧文化并存、交替的时代气息。

在崇阳县衙的感悟

如果说，冯友兰在武昌的生活是他接受新式教育的开始，那么，冯友兰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体悟，则始于他在崇阳的生活。

冯友兰的父亲“得缺”署理湖北崇阳县政，时在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。

崇阳是鄂南地区的一个小县。但是，在旧中国，知县乃一县之长，冯台异去崇阳赴任，行李、随员以及仪仗全依旧制。冯友兰和父母、弟妹们一起分坐几乘大轿，由仪仗和礼炮迎接，进入崇阳县城。

刚到崇阳时，冯台异曾安排冯友兰母子暂居于茶厘局内。由于冯友兰兄妹的教读师爷未能随冯家同到崇阳，在茶厘局内住下之后，仍暂由冯友兰的母亲督促他和弟妹读书。

教读师爷来到崇阳后，冯友兰和弟妹的读书生活开始走上正轨。先生为他们开设了古文、算术、写字、作文等四门课程。古文、写字、作文，就内容而言可以说都在现今小学生的语文课范围内。所以冯友兰和弟妹所学的四门功课，实际上就是语文与算术。算术的内容，从加减乘除学起，程度不等。古文则是读吴汝纶所编的《古文读本》。从这个读本所选的文章

内容来看，程度又远远高于现今小学的语文课程。

冯友兰在先生指导下读书，就课程内容而言并不吃力。功课之外，他还有不少的闲暇时间。冯台异虽然将冯友兰读书之事，托付给了教读师爷，但对于冯友兰的课余活动，仍有自己的约束。他不允许冯友兰在课余去街市上闲逛，至于冯友兰课余的具体活动，他则不管。这使得冯友兰能够自由支配课余时间，接受另外一些形式的教育。

这种教育，即在功课结束之后，泡父亲的签押房，阅读课外书籍。冯台异的签押房中，有不少新旧书刊。冯友兰最喜欢阅读其中的《外交报》。因为，从《外交报》上可以获得当时国际方面的知识和消息。冯友兰在父亲的签押房中，还翻阅过清政府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。虽然年幼，对章程内容不能全懂，但章程中所说“经科”“尚书门”“毛诗门”“通儒门”这类名称，还是留在了冯友兰的记忆里。

父亲在签押房处理政务，冯友兰即在签押房翻书；父亲不在签押房时，冯友兰也翻看他办公桌上的东西。在看这些东西的过程中，他知道了知县的俸禄与“养廉”是有别的；对于知县平日在礼仪、服饰方面的规矩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

冯友兰课余在他父亲的签押房翻阅新旧书刊，这是读有字之书。冯友兰也有读无字之书的时候。这就是一个人观察崇阳县衙的建筑格局与体制。这种观察，也是一种学习。这种学习，实际上是体认中国的文化传统。

中国的文化传统，有的见诸书契文字，有的潜存于人们的心灵情感，有的则是通过建筑和器物来体现的。冯友兰幼时读书，接触的大都是儒家经典，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，实际上已有所了解。但冯友兰从实际中去体认中国的文化传统，是从到崇阳县衙生活以后才开始的。他从对崇阳县衙中大堂与吏、

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办公之所的差别的了解，开始初步认识旧中国官、吏之间的区别，体认到了县官何以古为“百里侯”。在崇阳县衙中的这种观察与体认，使冯友兰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官府权势与“陋规”，什么是皇权的至尊与显赫。冯友兰后来长期致力于学术事业，但他并非一个单纯的文化人。他在学术、事功方面都曾有过自己的追求与抱负，并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文学学院院长，表现出了相当强的行政工作能力。冯友兰的行政工作能力，大概与他小时候在崇阳县衙中的耳濡目染有一定的关系。

冯台异在崇阳知县任上的时间十分短暂。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夏天，冯台异暴病卒于崇阳任所。这一年，冯友兰实龄13岁，冯景兰10岁，冯沅君8岁。

冯台异辞世后，冯友兰的母亲吴氏夫人为了安葬丈夫及安排冯友兰兄妹的读书生活，在冯台异弟弟冯汉异的帮助下，带领冯友兰兄妹，扶着冯台异的灵柩，迅速踏上了返回唐河老家的归途。

唐河高小的“预科”

冯友兰回到祁仪后，光绪帝和叶赫那拉氏相继去世；不久，爱新觉罗·溥仪即位，改元宣统，清王朝的危机加剧，中国的社会生活更加动荡不安。

冯友兰从崇阳回到祁仪老家时，冯家也遭遇了另外一些变故与事端：一是冯友兰的祖母去世，二是冯家遭劫。

冯家遭劫，时间大约是宣统元年宣统三年之间。冯友兰曾说：唐河自宣统元年春至三年冬，地方不靖，先伯父请兵剿